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七目錄

箴

座箴

交箴

怒箴

樂箴

諛箴

驕箴

仕箴

財箴

權箴

規

規倪鴻寶

規津吳令

教

黜細玩教

尹教

訓

聽訟訓

忘怨訓

訓狡僮文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七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七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箴

座箴

凡我子弟諦視座右人之持躬惟在信心曰為
憫雖心無媿誤言則為咎白圭可磨出舌終身
之脊一字成馥穢一入定龍狗一啓輔間小土
即為巨嶮至于人命產業兵機閨門官訟陰私
過惡口生大詬俾其生無日雪死無日叩丈夫

無己自立于鬚眉女人無刷己自灑雖曰王濛
幸免雷霆斯糾促其功名減于祿壽報于躬與
子孫己顯厥网畱戒我子弟當其快意所溢或
狎酒後志得氣爽津津于此謹操其紐己重屏
關於汝口盜曰不知敢曰臧否盜拙勿巧勿敢
賣訐沽直而惟我可己齒蹂仁人長者重遲若
忸略無訕刺于嫌隙言肴畔畝吐詞可己爲灑
戒不使賢喜出走如聳人命產業兵械閨門官
訟陰私過惡念及造誹與造業喋喋埒嗇夫興
我怨詈如何任意不爲淡恟物憎其全龍忌于
首人則百齡言語不朽感恩者幾人記憾者曷
耦君子日慎一日勿易于輒言對衆塞兌親洽
穆穆小人澤容驟濃迷耦者必戾履道不苟者
可宗不及芝焚而桂歎免于人面而貉踪雄黃
食肉生乃堅豐觶角虎牙卽救痍己何能凡百
交接懼哉初終

交箴

朋友人合載之鳥嚶所己互成德業資詩禮己

磨型易狎者邪易流者情貴貞之乎久暫而善
敬于心同吾觀世交意氣多贗半曰財利相就
全曰籠絡牽縈甘言頹懌餌之肝膈曰相傾揆
片語曰爲囹據隱微曰爲鈴暗挑檄曰右袒陽
嬉笑而朋從虎蝎內藏盟誓虛矜呼類于三五
名託曰把臂之英誘曰色博俠曰飲轟伏窈陷
人子弟懵藥令人難醒繇斯文章猥蕪蹉跎無
成蠶起是非水火燒攻尙結樂社于算季續燼
鐙于頽齡下石比比操弋邁征君子畏之如蜮

其假曰爲鼓是故組織在仁義翰寫惟款誠
貧賤則相待曰彈冠富貴則勗蓋曰振纓觀善
相摩淡水肴亨可與親串可無凶終可託妻子
可共建千事而不掣曳嫉媒其事功窳落落寡
合若泛泛之萍梗勿濫收夫僞及致興悲于習
風誨我子弟羣聚實虹勢交利交吾曰人螭不
可邇矧可永必貽繫于爾身壞敗于爾聲君子
莫護今日方且歡呼轉瞬所求不遂凶暴而虎
吼凡我子弟焉可爲人嗾焉可不瓶守脣間之

陰功諸鬼諸神之所腋肘其各持于爾福言先
不苟服茲至者

怒箴

人之一身怒與毒謀一發難收冒鋒觚鉤受彼
抗敵此亦何傷忍已爲藥蹈籍可忘滿調機械
彼自匪彝壹鬱無震降心冲夷一事不默貿亂
亾身戈壘伏牙崔隤惡信戩穀畀之壽豈無涯
喜怒不彰天鬻日遐

樂箴

人疇無樂雖聖必吝中節謂稊如何可苟如遇
嘉事鐘鼓陽陽適情而止休暢奚傷或卜之夜
沉湎是卽吳歛吹簫不狂不息三爵廢於放舟
太康狎客囂呼竟蹈荒亾譬之馳馬騁轡修路
得意忘良銜楸可思螻蟻雖小能穴大堤堤已
障濤安能弗思魚生游泳鳥恬溪林順其天則
勿過淫心况曰樂極悲哀降割憂勤夕惕壽考
可活

諛箴

揚山園選集 卷十七 四
君子於人性慎諸已已宜敬道人乎俛嚙人顏
和柔中實隱幽所最忽者旨酒乾餼言笑不攝
縱恣害德一語有瑕圭璧淄墨憾入骨髓刻銖
淵蝟喜極無心讐矛鉤連謔踰禮法必招勁彊
忍之又忍無辱無諤匪人之尤我原先設莊則
日強心躋格姚責人恒明責已多暗未言豫緘
人所不見口禍炳炳惕哉默持神放斯昏老耄
何為

驕箴

太諂太驕驕尤為難有恃斯溢水墮傾暎恃長
不覺及朋內笑閭狀鏞固復益大憍心為已帝
浮氣攻侵損素紛囂中喪靜惜功蔚文絢遵養
沉晦矧曰爵祿揚詡如蠶忌者在傍磨齟刻心
終身懷毒齟齬斯人惟謙返冲道之所集盈溢
誨凶悔亦鮮及

仕箴

仕行行道時賢遭逢巨奩縱壑經濟日亨勿曰
維毘位高易危勿曰食膺山易傾標名來讒詆

動致陰弧潔不絕俗甘踽身孤處心不違仍尋
斧柯遜讓避暴尙設單羅貪進靡止慾汚堪嗟
怨鉗排擠聚於光華居豈雕峻寂寞爲鄉竹帛
何用身履務康人情鋒鏑泉石無郵窳鶴不詈
明月可求耔秫茅驛兄弟微醺性全忘猜藥花
淑真久仕人賤道修耆覲蒺藜仕徑堪笑堪啼

財箴

無已吾慧謂人爲昧多取貪攫理迂道悖妄竊
貽羞苟得招凶居廉兮澹勿市廉名惟鬼與神
司其絲唱膺肺先瞰掉罄福喪財排紫闥轉移
憲驕拊髀大笑富者庶庶造化各準恒培炁昌
豈天所短而人所長多遺來盜舒究譏詢遺豐
子孫殃生恂愁惠能好濟節已無姦垂床儲祉
清貧亦安凡我苗裔尪纖不可清白恬愉吉龜
兆我

權箴

命汝胥權罔自徘徊儻儻者民其瘖毋懷汝祿
弗矣君循養賢汝爵奢矣君念顧岩邦迨程杌

汝造歲魁民陷顛阨汝職斯墮蠱智剝民操切
朝常沸滑滔天側日憂惶慈匪汝播惟帝胥猷
威福靡作惟灋之緣事權多媚臨卑歌棧胡協
已私罔恤於佗胥忠莫匿瞻義奮爲鄉黨勿攘
靈訓無虧不朕悖躬爲蟲攸害邦本弗固傾覆
呂敗愛物約已盡職劬勞鞅轄不臧天鑑孔昭

規

規倪鴻寶

僕不敏與足下周旋足下呂僕可與言文辱賜
之款誠僕呂足下文實堅定志意鯁篤可稱曠
代之才也近觀足下胥可當效藥石者他人不
言朋友胥責善之道思爲足下進一規足下能
不呂爲逆耳乎當足下筮仕朝中慕炎奔走魏
璫呂求進顯銳往之士鼓翼張吻立陟崇廡而
子硜朕跼步鼎不染也人皆慧聰足下顛滯拙
頓不能捷足下之可規者一也蒲州韓公長洲
文公世之圖爲遠屏加刃于頸足下之二可規
規在不詈爲鴟不題爲佛違攻擊作難之人而

搜拂衆怒巧避者固如是乎足下何其侗愚溫
烏程之當軸淫行汗面虎翼善笑心中吹蠱手
中擊霆逢之者碎避之者稿足下之鹵莽三可
規者又不量力程勇憤而用壯晉觸不周掌擘
華嶽一疏不已再疏更狠似正弓之詈孟德等
劉向之牴五侯危若朝露足下不顧敢暴虎馮
河足下之敢四可規也憑虛加足下曰小矢石
南歸返棹得將老母不罹其大凶者幸矣維桑
必敬衆怒不可蓄古之義也足下與烏程之羽

翼侶言無諱彊項不下不肯頰不肯仰彼胥慶
不往歌也彼胥喪不來哭也斯無桑梓之道子
子踽踽足下可規又胥五焉小者窕矣大者櫛
矣不和于物雪逾加霜足下能曰戇迂免戾乎
更可嫌者繡虎之才文復雕龍不學則苟而可
學而擅機雲之詞奪應鏞之采遇溫之不學無
術言邊事于五大而五細相連不克被禳四方
祝融之墟皆火欲燔足下不早遜于墊招狐致
狸曰噓其焰足下之濡六可規也是故連類耗

起思中足下如環堵狀理根排枝不及于蒿必
及于桂不加于菑稗必加揭車畱夷此天地間
譎螫人者尋常之伎倆也曩而斧之斲而齧之
又必狀之恒態也何足怪哉僕之蹈于忠告者
良爲足下之見事遲也呂足下曠代之才屈伸
頰仰如方朔之大隱金門一龍一蛇道互貫焉
奚不可而足下嫉邪太嚴介于石鞏于牛革不
稍轉移于妨賢媚能之前試盱兩衡觀之胥熹
足下之拙乎愚乎莽乎敢乎踴乎濡乎不也足

下不能突梯滑稽足下之才短于是足下不履
尾求啗不能剛制于勁直謀國而喉忌領鱗于
國之權臣足下才之所長乃逢于戕敗艾殄足
下何長天下士猶曰郟公才長不幾幾乎聽之
濫乎今溫吳二蠹亦幸而萎矣餽螻如灰如不
成萎凋足下足下雖居崑觀川震電憑怒其大
不利于足下猶未中輟也足下性之硜確能改
歟能揣姦毒而再備歟二虎狺狺其庸吝惜于
足下嚙乎足下朋友攸攝知己苦口呂一身負

五可規之偏鑿而不自知也非僕規之其誰肯
規足下聞此當投杖曰展也我之過也其勿為
蛟而為龍

規津吳令

吳令好察惡庫人皂隸書役蔽于已也所召用
其小慧巧暫斤斤于目前求灼著自己召為辨矣
夫寵之畏專任之偏重似也不曰所任者賢歟
不賢歟果賢雖大揚擢任之可也果不賢而無
無蠕蠕從而任焉煩挈澆淺木不為釜牛不為

追速坐于竈口欲撤其壅其為壅不更倍乎且
夫賢而任之二三其聽已偏身轉于華誣已嗜
欲連于溷濶形繫神泄賢者方憂不賢者歟火
已之不比也則公之為聽猶已為無妨耶嬖佞
權擅之戲天侮鬼甑在井中招燐不用簪亾馬
不發戶麟愛熊不與食鹽今譴已蒙公公反已
為彼謹事我也而憙之矣從來小忠者大忠之
賊小信者大信之蠹無所已御之而庸冀其不
貳我乎則所謂不貳者乃已厚其蔽而不覺焉

者也揣公之意必將曰察其遠壅在近察其近
壅不在遠遠無形也察非其所寄也聖人處陰
衆人處陽聖人行乎水衆人行乎霜行者道思
居者牀寢慈母吟巷適子懷荆夫近者易觸而
莫覺也則聽難擇剖也聽也者非于其說者也
于其所已度者也且公過矣公能近近詳矣不
略于遠乎小詳矣不遺於大乎負子登牆是護
乎是傷乎是實一人骸乎是實兩人骸乎鬣星
索明不如一月百牖爭開不如一門山生金金

剝山木生蟲蟲食木人生智智錮人公不挈其
大綱不言而令衆細畢張乃必逐乎細者也爲
允能人置一耳目也如公必毛舉髮數之爲快
復虞其眩且贖寄耳目于人人又寄其耳目譖
詐百也巧伺干也益蔽益幻公猶居之不疑據
之已不蔽于已乎愈疑是教人己疑愈可悉是
示人己愈不可悉披篋救火毀堤止水解粹者
不在于捌格在于批伉解辛螯者不貴于斷腕
貴于傅和堇河伯不潮鳥胥沸波之先驚也虎

之一文先見廢燭之換不先示其微也昭關吏
金暗誨其罪而戮之縣發席敝而遺之是因巧
偵而爲之賞矣人可盡聾乎哉矧吾耳目人無
已自諉曰爲神人之耳目公無已公曰一目應
萬目曰一耳應萬耳公且如之何耶吾願公太
其小術操其大衡大明而不用其明大聰而不
用其聰不求覺乃自覺不自用乃不爲人用如
此公之宰一邑胥餘矣雖狀卽宰天下胥餘矣
乃知治病者醫炮藥者僮勸食者爰坐泣者妻

謹微者已

教

黜細玩教

昔予過北都廟市觀百貨所旅旣感而歎賈人
不知予不豫于此也授曰文犀刻爲異獸譎詭
予不之顧捧曰甕器曰某爲官某爲定某爲柴
予不之顧炫曰周鼎商彝秦漢之卣之鐘之盃
之盤愈拂拭加矜貴焉予不之顧又詫曰拱壁
螭玦大圭方瓚曲壺雕竿及諸老僊奇神之形

旁引珠履璣和禮夏加虔予不之顧今浮家入
吳顧而語諸子問之曰子知我所召感之之淡
歟國家之亂禍于幽燕寇胥雄鋹城人骨饑內
蟲瓦解爲犀爲玉爲鼎爲盃璧玦圭瓚諸玩好
可召當矢礮弓馬之用乎曰否可召餽主伯僕
贖之枵乎曰否可召禳廟焚人屠之阨乎曰否
造物惡奢盈貴異物必心淫心淫必不務農事
講武儲耀日毒蒸華尙虛費燕之破竟用召餉
馬爨鐙守城固國盃鼎玉犀其何力焉予意亟
請下令立爲教公卿士大夫庶人各務本業農
儒商工不爲物遷胥敢鬻市買者罪均其各貴
穀貴布人不得衣錦綺男業女職召追古聖人
之化

尹教

丁亥九月無黨自崑山來京道三弟鑰所爲尹
治民狀予過永慶寺作教言曰三弟前書往往
患寇兵爲憂屢攻城汝晝夜不釋衣寢與城上
得保無事吾不喜汝之拮据耶雖狀言治民曰

烹鮮曰求牧諒矣夫此其道晉晉朕曷世涖民
之教則也民唱朕後和民杖朕後行如汝朝焉
行一善十人愛汝汝非十人吏歟如汝莫焉行
一善百人愛汝汝非百人之吏歟朝焉行數善
千人愛汝汝非千人之吏歟莫焉行數善曷
人愛汝汝非曷人之吏歟朕不可驟得也其鼓
生噓動者肴器在何言夫器耶履廉一之薄賦
二之惻形三之鈐猾胥四之絕請謁斷僧道五
之濟嫠孤六之如是如秦楚鳥罍我不損其毛
不食其肉而鳥罍自依依歸于我若嬰兒朕聖
人將動必肴愚色何也利民民啓而親焉剝民
民閉而詈焉親愛爲水觀炤爲火六者信能行
民曰鮮之烹曰多事擾我耶曰無之矣牧之求
曰無芻餒我耶曰無之矣寇兵旣息朕後徐議
興學迪文講詩書禮樂之化奚不可耶吾弟之
在崑固未始雕其心非異于刻民而戕之耶朕
眷思之廉盡履歟賦克薄歟刑盡惻歟胥盡鈐
歟請謁僧道盡斷歟嫠孤盡濟歟若猶未也或

始乎治終乎亂或小事燠大事涼虛父兄之教
騁意見之紕是則宜憂者耳若曰寇兵之憂寇
熄矣安用痠心哉持已者則儲神者器勿曰千
萬人非我同體也我可肆其志更加之雖之
穀之勿曰千萬人之非詛呪也我可怠于後夏
使之無撻痕無泣聲也鬼神者燭貧民不可侮
蓋拮据者一節而惠人者大端此時不積陰德
慰我祖宗父母之靈讀書何為耶我之家誠何
為耶今日又作教言又何為耶曰身戴道望汝
不可毀器設若內膠外閉不念羸羸縮縮因曰
為當裂匠人之繩而碎其斲也微笑曰吾兄耄
季矣言卮也水泔曰稽墜滯曰雜不顧謔夫烹
鮮求牧之教曰篤乎尹之達則我諄切治民之
狀不強聒乎哉兄弟怡怡善周者明不能見善
明者周不能蔽諾諾衆人不如諤諤得一士綏
焉福履子孫緜緜惟三弟鑪勿之者忽

訓

聽訟訓

無黨將之晉予訓之曰汝往綏民矣不貪墨之
卽予已言之而訟尤事之大者汝可弗欽欽乎
小子難之兵亂之後民心囂而不靖易爲爭邑
令不肖比恒受貨憤于清問皂隸曰此一訟也
某之爽貳郊遂皆不可其人卽訝士亦不許用
貶案吏曰此一訟也某之枉撓州黨族閭弊之
不領之誣于野禁一人之身一手下焉呂爲臧
一手上焉呂爲否其無戾也乎其脊咎乎頃之
譁于李官泊諸大吏矣予曩者見李官諸大吏
振於薦紳者之赫蹠薦紳染于大豪又狐媚交
好呂染于李官諸大吏飫賜爲之賣請意熒熒
寃民何日免于焄者之快意虐已之屈而明白
其事呂脫狀鷹擊毛摯耶小子難之不墨則心
不辟志無不衷赫赫神明監于左右伺汝之介
恕也汝則恕焉悉詢虛意問之偕事偕覩罔曰
我之識足呂丕蔽制焉虔也我也能夫囚首匍
階下者皆汝之赤子與繹焉其匍也者僕如鼠
莫不伸眉引項灼心呂冀望于汝之一照也者

一搖手而刀筆遂死若而人矣一矜恤舒睫而
刀筆遂生若而人矣况加觸忤遷怒先入輕信
略無敬忌背于祥刑歟慎旃慎旃朝廷之德意
惟在大吏之奉行弗奉行盡心弗盡心耳私曰
縱回犯鬼道斲子孫固不可至于讌歸醉飽之
餘溢氣浮心挑燈夜鞠不顧寒暑饑困成案曰
溷姦糺其善不之大而懾于薦紳之強禦拄于
大豪之蜚語不掘其穴劓其根他日再籲叱皂
隸鞭距之扶之而去且曰越訴胥律容縱虎狼
顛倒高下塗巧黑白威虐無辜曾不思誰之赤
子而泯焚弗用霧不自靖于裴常自造大盪一
至此哉小子難之朝廷之令我居民上祿我綬
我榮我用曰懷夾簿責平允盡職之云何職之
多鰥陽陽得意淫刑曰逞懽民而罔胥泣罪之
心斧鉞刀墨也慘也箠楚鑽笮也毒也冤氣鬱
塞一心幾何不曰修德竟曰乳虎寧成自居乎
一足者重其迹苛刻繩人者淡于其文外通于
田甲魚翁之屬內不慟鋸項鑠體之痛喜摘發

快鉤距安知薦紳之伉直不染大豪不比賂鼎
者不短長汝之爲展月同途輕忽民命內滾次
骨呂操切目爲伯格長三歲所死者計之若雨
纍纍諸枉鬼嗾乎性命之如艸無亭無疑呂兜
呂排昏天黷日呂人之生人之死等爲兒戲嗚
呼心一不盡汝滔天之誓卽在乎此晉之氓私
詛公謗必徧京國人道鬼道天必不利于汝斃
斃赤子皆反面嗔唇作汝仇讐如是豈曰能濟
其蓋逢其祥也耶故祥刑者非第民之祥也不
細之用厥抑不大之用厥陵生生死死之殼旣
省且惕予所鉢欽欽于事之大者良此焉謂矣
小子懟之汝之祉汝之長季汝之繁子孫皆是
基耳勿曰我父耄矣習文事何知聽斷胥此心
則汝難救藥悔之翼日罪重如山不可速也予
之望汝務民理而靖勿使鳥驚魚震而糺其夢
于投鉅贖告也減宣義縱王溫舒杜周一流用
狼牧豈貴詐力後仁義必祖健酷始曰勝其任
而愜也詆耶用德者溺職也耶於戲救火止湯

橫山園選集
卷之七
七
酷刻呂濟墨匪介匪怒猛舞小智呂速大戾予
予弗子之矣明神赫赫顧此誅訓其勿忽

忘怨訓

或曰怨者不可忘者引不反兵不共戴天且曰
呂直報怨子云其可也予曰夫子之意微矣乎
非令人懷忮刻而呂怨教也夫君父不可忘而
餘在已者豈可沾沾不肯失其據械守焉呂待
之也中人居亂俗自少壯至耄無時無啜嗜之
事矇視撓脛啗呂甘而鉤之亢厲啞訾虐呂苦

而穿之文深巧密排呂刻而納之自古及今者
世局卽者人情者人情卽者鋒鏑凌弱暴寡才
名功緒官階利益蝟舉焉而不能殫也猛志剛
力必欲報反得非惑之甚耶經紀于心人爲之
所疑呂自處蜚逆起于樂玩而崦急伏于禮交
百千乎其智潛肆毀遯悍于虎狼銳于蝮蛇彼
此伺釁遂至耗亂莫治蠹敗莫理而一已之手
足內惕于敗陽築其壘食不恬寢不酣不亦困
踣其神明而無聊之甚歟或又曰不狀數十季

所積快快一旦數十人所謀如決癰太癩若爾
爽狀絕無根株非勇摯者之大欲薪膽者之慶
獲哉予曰其不狀乎人惟無才譽也胥才譽則
必遘訕人惟無勲業也胥勲業則必罹讒人惟
無節操也胥節操則必逢鉗人惟無顯利也胥
顯利則必值躓此天道周回挹注之定理人亦
在氣化驅使中詎人之所能蹇所能亨歟而不
忘報反者聚慝丘峙濬患海泓神明淡靜已自
失其據矣於是張其瓜吻奮其武怒婦不忘襲
城亦欲盜霸陵泚水流其凶指脇捋桑償其忿
枕戈呂鞭屍嘗矢呂雪恨方其困踣無聊天地
無情川岳欲飛狼不顧躬鋌而樂死是呂龍門
謂怨毒爲甚矣哉所呂狀不肖之心也無論讐
未報而食不恬寢不酣卽胥時讐旣報而灌夫
魂守燕丹虹射甘心借斃究竟亦何益哉矧曰
人各胥命數存焉我往彼來彼予我斯世世相
鉤子子孫孫不輟必欲釋憾猶之乎一刃也彼
此假其手而易其時卽謂之自爲睚眦自加劓

割身家名行敗且塗地何已異乎此亦何莫非私圖也豈君父之必不可忘不共戴不反兵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讐耶是故太上忘之其次莫如恕遣夫服猛不己柙止姦不己灑杜隙不己猛何也賁育所難而神明忍辱者徐己化之胥餘泰矣大心不己切齒櫻包荒不己恫意芥無淡督峭刻爭功斂位趨利之情雖胥蒺藜何難漠焉太無己休我天鈞歟斯則徹天道也達人機也可己介社可己老壽胥據者暇胥處者慊洗滌無聊于是乎食始恬寢始酣也誰無幾希豈必熹相尋于旣終己不肖心待我乎故知人各胥命自厚薄責怨是用希不念惡何人而非伯夷叔齊

訓狡僮文

家僮四畱自五歲從遊歷南都中原北都今齒十九託之己事每己譎詐飾說欺于一時不久敗露賊害耦俱其機牙不可長也余數笞楚之弗俊揚揚自得自己為能舞智能嫁于外倖于

旦夕鄙哉其奚曰保身是用作訓曰爾貌不揚
曰傭事上下儕于隸審分自處宜恪慎勤事無
誤于重大胥綽匪棘豈惟余之胥攸賴爾自度
受主人之命夙席其庇干振行夜胥淫者不知
二命而爾酌酒罵坐學灌長孺之爲人乎曩余
見爾之面今見爾之心爾之心得無曰曰我之
才豈甘于牧圉也不職思其康居曰若干指使
而逞其狡獪漸積之亦如津邑執家之豪僕借
主威爽顛肆蕩潏曰旌吾強曰噬人之產可鉅

富耶爾若如是則罪莫覃焉嗟爾狡僮爾自己
爲豪耶爾何才何能何學何識草之繇木之條
自秩乎其類焉耳欲逞其無良朋比邑之狐兔
無不口詈舌誹興訟造蜚語一切藐矚使人畏
不使人敬人各胥心誰其赦爾爾不閑於教誨
曰免于戾弛于誅求人之陰欲釋憾者爾之敵
一身環侍四面介帑矣夫世界坦寬安往不可
活而不叩自恤騁其蝎尾不自輯也卿必曰斯
人棘也矯誣是非強悍匿姦僞僞陋腐夙負愆

釁必胥人害胥司必曰斯人之鴟也紛紜求利
俛無所憚睥睨繆戾等于禦人頓躓曰檜動而
鼓于一方蔡衛不枝應遇勅讐曰一擊其碎背
曰注之暴沙中胥狙鋏何況于爾醞之崇之必
胥天殃親戚必曰斯人之彪也偃僂侏儒前叩
後削歷抵多玷傍徨不休宵小戚施而驩滿于
比嫗稱其比嫗則著羽增華嫉其介孤者則附
痛呪屍無非小人之伎倆潛爲鬼魅胥道君子
且笑且憐曰爲爾造鼻于阿鼻詖滑滔天好乘

人而鬪捷王灑昭朕不但爾軀也子孫必報後
胥窮凶必爲物嚙况爾季方十九口矣尚黃假
如爾身居功名之塗氣崖權力足曰熏灼乎人
爾寧容忍讓謙冲乎不也虎豹熊羆之性利于
吞嚼蝮蛇蜈蚣之性樂于齧毒曰爲底極夫爾
之入者幾何殷者幾何衣者幾何食者幾何無
多矣爾之火之所燎不蚤撲滅其爲天道之剛
蟲人遺物遺之蠱皿不旣多矣乎爾惠于余訓
尚急改鷹目俊其狼步媻睦任邴呐呐不出口

退遜若不及勿爲譖背噂沓縱橫狂獬伺人于
寐昏之時誘人于陰伏之域除其窟穴洗其面
慢浮情卽曰爾胥高才與策乎用之曰襄力田
用之曰服商賈用之于取武弁何不可而必瞑
行妖惑爲一方之鉅蟒支離攘臂爲耶爾如胥
社爾其遄已異圖不生異旣猶小瑣瑣卑孺斗
筭勺概之庠敢滔泆若是爾如不悔必取遏抑
鬼神伺爾爾不懼也污膩淄穢余不汝匡於誰
其匡屠學乾竺舍刀卽是爾可甘于蠢獸不遠
歟欲求其期則亟轉于雞鳴兮旦之候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七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八目錄

志

鐵杖阜志

畱窮志

紀

戊寅紀

述

城守述

殲賊述

禱

禱竈

告

繇告

詰

詰甲申事

難

設難

駁

駁中丞

檄

公檄某官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八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志

鐵杖阜志

過齊地問諸居人曰所謂鐵杖阜汝知何在乎
居人曰不知也又行數十里遇一老叟鬚白步
跛問之曰汝知鐵阜之所在乎曰上世相傳前
一里高阜密樹水繞者即其處也予驅車使前
土盧地鹵埜草蒙上田鼠埜鴟相嘈雜予喟朕

太息動于顏色曰此靖郭君之與貌辨舍之上舍傳所謂能自知人者也今其阜猶在乎嘻不曰貌辨多疵拒士尉而專聽之長子御之旦暮進食辨不辭歿卒見閔王解交之不善于靖郭君而獲其利焉君子謂之外生樂患趨難者豈無故哉東郭氏曰是所云杖鐵杖者也不知人而倚之爲安是所謂杖蒿杖者也是故凡杖者疎條弱植促節寡貞端曰刻鳥角曰圖磨危不持顛不扶患難利害無所憑依其異于蒿杖行泥不敗于所持也幾希令靖郭君失所杖保無纖介之旤可得歟不可得歟故高宗之于傳說杖不專乎沛公之于張良杖不專乎得其人專之可也靖郭君出其下矣何也杖皆鐵也書曰在知人知人則哲聽之專而聰也方正之容也去其蔽明也予過齊感老叟之言而徘徊不勝也杖人而誤焉求其外生樂患趨難鮮矣嗚呼難言之矣不可不志予于是志之

畱窮志

王子不造，雒寇鹵其室，南都馬士英阮大鍼張
王陳程煽虐，城中變鹵其室。雖寸研尺布青氊，
亦太白日晦色，妖蠱鴟張，猛厲峭刻之習，無有
爲之一湔者。曰：訓正人旅，或恒之曰：仕二十五
季，列政府，懸磬無餘子之困室之窮也。予笑曰：
窮何病？士君子患不能窮耳。堯捐金于淵，舜抵
璧于谷，管諸生時窶不能火食，執書闕喏枯澀。
今兵燹人屍，鬻鬻狼藉者，相錯也。無厚畜避之，
得不死幸矣。是故予曰：窮得免，豈非天之憐其

匱乏而庇其殆耶？彼勤封殖，曰：置利徒，曰：誨盜
媒凶長物，何苦而曰：累人乎？亾幾何衣缺，襦鬲
缺，饗諸弟，聳而救之，噫窮亦酷矣。何曰：異於諸
生，躋登時歟？或曰：此必有鬼司窮之柄于其禳，
弭令其勿來，怵怵紆譎斂其沴氣，銷其崛壘，可
乎？予曰：嗟乎！子之憊，予不知，予不愛肥，曰：厲尾
者乎？多取人，伺必肆其敦圉而倥惚，曰：橈之災
之加遺，何不慟慟耶？何如枯焉澀焉，左書右琴，
尚胥古處，胥何陞蹶，曰：滋憤懣，第覺心休而夢

恬外不蠶午內日常羊無脊顛圮蓋衆人之謂
不幸君子之謂幸孰云非天之相之方妖蠱鴟
張時困羸羸角吾吾狀可勝啜泣哉故人窮者
天通之天通者人總之理數之罔也使窮無鬼
則已使窮胥鬼爲淡絜無營卽其嗔嗔也玠
清靜卽其幪幪也設今日仍一諸生焉又不遇
馬士英阮大鍼張王陳程輩汎昇詭陵枯澀佞
儼蠖略亦自如焉耳亦將詛天歟郵人歟今之
窮庇予而相之也舒矣不窮爲旤窮爲福信哉
於是命僮洗竿角陳鋤羹三牲灸腊玄水煎鹽
旅而祭之長跪召謝窮之司柄者曰禱終其身
隨予也幸勿太

紀

戊寅紀

方戊寅之時流寇帶甲數十萬不二三季蟻而
敗止五百騎垂橐罷馬糧道絕張口待食各城
堅壁賊逆天旤滅可翹足待矣而賊召寶昭熊
文燦文燦用召賂京之權要善翳上者遂日勤

貧民輓輸牛軌呂飽賊縣官奔命走死榜示胥
殺賊一呂二人抵之田僮釋耒耜而馬母官假
民大病賊繇此復入關勢復蜂聚兵多氣復振
假令在京政府恤國憎其呂利肥已也不翳焉
河洛陳將軍諸弁旦暮滅賊如拉朽株何難之
胥致乃日日召對徒事虛文大獄匆午加賦束
溼而中原之命自此不堪矣於是姦臣僞冒仍
襲爲功袞衣上方劍之賜煌煌如也朝廷徒啜
艱難于上至于滿青徒煩大司寇之刀鋸鬻權

者又陰陽其間舉朝箝口百人一疴無胥從召
對中呂賊之虛實告耀明其事者且舉朝喜諛
惡直此此喩喩是呂人戶滅什三賊日羸中原
日縮賊日肥中原日瘠呂羊將狼紛拏如此遂
窺神京而碎之玉弩射天星日崩折嗚呼文燦
之肉不足烹而諸政府之外虎冠內跼躅金錢
盈窟骨骼糜爛尙何言哉幸天厭其毒火烈燎
原蓬藿蒺藜皆燒賊之敗甲殘刃復竄關中竟
顛蹶呂歿嗚呼朝廷厚祿養士救一旦之緩急

竟蒙翳曰聾瞽乾坤刀俎生民負爛郊甸由是
斷之大臣作姦誤國之心慘于句戟長鍛海宇
毒痛之禍不加于賈似道盧杞石勒李希烈一
流哉蓋舉朝猜疑日求召對瑣尾于毫毛小事
縣官躬自折訟喋喋狀喧聲滿堂又加之曰嫚
罵公卿使臣無禮卒曰羣翳致九鼎沉淪如此
箕子麥秀之歌所云彼姣童今不與我言兮蒿
目酸心不知如何暇豫吾吾烏烏不如得除蒺
藜事未耜安廬舍守墳墓曰事鬼曰免于人禍
耶子恐史不悉其根株寬乎文燦故紀其實曰
補戊寅數季之載筆者

述

城守述

流寇九季大跳於伊雒人無攸處是用大擾沔
池史子宗相盧氏王子金鉉因季子見王子曰
貴邑何守而攻之不能下也王子曰城一而已
矣十里之城七里之郭人民相若豈寇之不冒
於原畧寬於黑子乎敝邑褊小無助可借雖密

揚山園選集 卷十八 六
邇於仇讐兵甲不頓可呂不泯敝邑是故拄頤
修劔不能下壘呂枯吾丘不區區於蓐食申禱
也胥車馬之展而無夷傷之察寧無故乎史子
王子不問登車而去又數月寇攻沔攻盧沔盧
又破史子之家燬其妻某氏罵不從賊歿之慘
盧氏李中正呂主事家居朱服組綬罵不從賊
歿之慘胥司略表之季子曰二子不究其守之
之故而太又及于敗史子智不衛其室憂不迨
矣李且滅頂請問其說王子曰鐸聞之信不叛

上智不害民勇不作亂沔盧之守上不恤其下
而剝民之肉使民不飽怨之所叢也異于不害
民矣民各包凶心求其協我謀是呂不協欲不
長亂職競作羅其將能乎否則殺牛莫敢尸而
民敢開門揖寇哉是故無事之時仁呂作所義
呂董正杖鉞荷戈呂爲士倡散財給食同其甘
苦若家人父子之相恤寇之薄我城下士卒胥
歿心無生求莫不揮血憤臂呂死守呂保旦暮
之命其誰肯畔今沔盧不狀其令兮日不恤民

而疾視之敲扑其骨民欲甘心焉久矣但無覺耳胥急又不儆備私橐不損毫末益為腴削禍之大者何福之來呂之守城其誰為腹心股肱爪牙乎故東胥嶠山之險西胥函谷之隘南胥方城回溪之坂北胥三門底柱之峙民生不養戎紀不肅胥繇狀矣寇來而情望其戴胄而奮氣乎吾見戮力同心之無人也幸李公之死難史子妻之死節呂焜二邑非天之禍汚盧也非汚盧人之禍汚盧也胥司之報焉故耳季子曰

某既聞命矣守城者守心之謂也孟津之守聞子捐金扞禦民呂子兮日之不嚙剝而且歿喪妻子飢寒之恤也用輸呂道隕落其凶心雖汝一邑褊小所呂攻之不下也非天之誘其衷道之鼓其命也閉門登陴被甲而力諸原其不泯於汝一邑豈無故哉言未已報寇又至王子命季子右之梁子左之蔣子前之喬子后之乃厲氣循城晝呂淬器夜呂資糧扉屨援枹呂先之密邇仇讐從者數萬人一心呂固宗子大雪饗

風呂力鬪於矢石之下寇亦旋退作城守述

殲賊述

天下久不見成兮癸未甲申間逾饑饉士馬羸
耗廢守戰之備中國事委之罪餘博徒馬士英
司本兵柄不識兵惟賂鼎是聳官媾邪弁相徼
幸各寇遂胥輕視天下之心李寇跳梁關中清
礪高傑附爲心腹唱冀南亂澤潞首難嘷而下
太行覃懷修武獲嘉衛輝磔暴破殘凶同巨鼠
又東而曹縣豐沛濟寧蠶食山東諸城淮西徐
碭揚州瓜步嗷嗷沸鼎禍至日甚民不得耕桑
大司馬呂傑苞苴獨重與之媿遂欺蒙誘朝廷
封呂興弓伯秩異哉中外駭視曰高傑一大賊
耳罪在不赦所過屠名城堅壘殺人如刃羊豚
客辭相貫不磔之又崇呂五等爵辱孰甚焉况
割揚州所屬地盡納賦貢于傑不入公家益資
之呂啖精甲銳卒利鏃良刀健馬也肉養虎狼
將呂自嚙則何說歟是皆傑日呂驕帷薄婦二
百餘人服飾器具擬于王者睥睨大物欺兵甲

鈍弊將士列弱數對使臣胥慢語面無敬色本
兵復厚相結納因之視本兵如持乳口于掌股
之上背脅疽根能久不發潰乎傑曰爭維揚地
二月初旬鼓行而至睢州偏疆不臣所過割煎
如故曰爲侈快益破毀灑制曰與人角觸大言
于將士曰侯伯我尚不屑屑也黃屋龍幄唾手
事耳混傾軒囂我豈受人牽轄者哉所爲逾慘
刻淡忌時總戎許定國目擊其跋扈狀憤狀曰
昔季桓子擅魯而陽虎得而囚之古之陪臣執
國命我豈不能乎會傑張筵擊鮮沸鼓樂曰尺
一速許赴高會是時許佯諾心計曰機會不可
失也令人懷短刀藏伏酒數行傑冠雄鷲冠衣
紅韎長欄具外內周曰數萬兵酌酒向許言曰
不佞得交將軍歡幸甚願奉卮酒爲壽噬肯脇
力虛心于我否我輩當併吞海寓何胥今之握
將相權者語寢寢示意許但唯唯應之尋舉殿
子戶外隱胥金鼓聲許地忍之不動笑謂曰貴
鎮今日且飲酒勿言兵事項之託醉乘間去是

夜傑已部分睢城內外數畷兵塞巷堙路懸燈
篝大旗匝於埤上許署前後皆設礮十九如螳
坻坻危甚左右如密諭欲動許曰獨賊視我如
瓠歟當動時不可失卽躍馬提稍巷戰其大將
百健卒持大黃射其偏裨利劍長鎗衝裂其行
伍堅陣傑衆張皇半棄刁斗鎧胄走連戰數十
巷礮從額飛力益奮喊聲震地又召火礮擊其
城上篝燈大旗汨急漂疾皆鹿蹶灸散無不一
當百衢中屍顛倒糜爛馬行其上丘墟掘冪幾
與之兮芻爽值傑猶梟張夾兩長刀格鬪許奮
勇叱之傑中刺稍立仆身被數創縛之歸許坐
廳事從容數之曰傑爾知罪乎爾日劫盜民召
自封也畷餘軍煩焉挾我欲爭旦夕之命爾膺
爵擔圭茅土伯曰興兮亦云不薄矣擅賦貢不
召還朝廷非天降禍于爾實爾惡極自速厥辜
昭昭召惡實心定國不敢違天敢縱爾哉則又
數之曰爾清礮小人耳杌昧行碇礮不知死所
忘其驕暴徒恃精甲銳卒利鏃良刀健馬也淫

人婦炮烙人軀掘人墓焚人廬跌而不振死如
螻蟻何足惜也爾不記下太行噬山西皿懷州
蹙河北剽山東與我角于葵丘官渡間乎爾真
巨鼠也今竟爲我擒傑綁縛急不可動但憤憤
罵曰汝老兵我乃侯伯汝敢殺我皇帝及本兵
將問罪於汝我死必爲厲於汝矣許大怒命左
右斬之又斬其健將數人召傑頭狗衆兵兵多
散太事聳南都贈傑增爵封其妻子命衛胤文
監其軍將問罪于許許乃渡黃河降于北河南
巡按御史陳潛夫素與傑善是夜飲酒潛夫亦
在座變作乃遁歸朝廷召御史凌駟代潛夫傑
之麾下將領存者皆從許而傑之死無人憐之
者君子曰使傑稍知儒道不驕橫狠虐徒好龜
珠齒角金玉犀皮羽毛也不過名爲一贖貨賊
已耳豈至覆其宗祧至此哉語曰惡不積不足
殺身許殺傑乃傑自殺也歟而陪臣之執國命
如陽虎之囚季孫許固已自言之噬噬世道亦
可知矣

禱

禱竈

甲申王子祀竈三牲炙腊跪拜心中作禱口不
為宣拜畢入室家人問曰子何禱乎緘意無聲
既恭且閑敢問何指也王子曰我之胥禱不必
為家人鉢汝輩試度焉或者則中者乎家人曰
美腴廣田高廈雕牆耀金玉曰為矜據鼎食鳴
鐘鼓介脊壽曰此禱而求其足耶王子曰豈其
狀抑左枚臯右班馬灑翰飛墨下上古名山
可曰永藏碑鐫沉之蒼水富貴易凋未若文章
之不萎曰此禱而冀其傳耶王子曰豈其狀猿
力挽強鶚騰齊發戈音雷撥殺敵如艸樹勳賈
耿之間與嘗廖爭躅畫像社封曰此禱而求其
足耶王子曰豈其狀子茂孫華如辛賢門戶金
纓玉組如祭彤弟彘閭胥行馬里多人騶世其
家範焜煌祖構繩繩螫螫曰此禱而求其足耶
王子曰豈其狀家人曰狀則子將何禱歟不聳
聳不露馨歎奚曰為我鉢耶王子曰難言之

矣家人疆焉王子笑曰吾所禱于竈者不奢也
味邊輯矣獰寇殄矣絕跡仕宦不與世人相往
還淡山流水香花來翻松風微引明月相親撫
琴獨聽萬事不知

告

絲告

周燮屢舉孝廉不赴安帝遣使召玄纁羔幣及
廬聘燮不登受對使者固辭使曰天子召足下
名峻且致語曰寡人不佞不能獨瘁國務之繁

虛執珪召待子召諸任事者多納交營利蒙上
貢非冒人如所謂左行共華騅敝纍虎一等也
寡人不之敬惟子寡人必薰沐見之祖廟子其
速來燮曰鳥之高飛者不受樊籠魚之縱壑者
不樂網罟余心確惟力隴畝給哺足矣物象各
滋葉凋實殞何召自樹乎其及馮良勸之弗從
良占之絲曰脊鷗昌昌翠羽孔章惟戲及貂低
矚召踰翔舉善罷焯焯無傷燮曰不竣絲亦難
召出况占兆如斯乎名峻者來忌任國務者誨

尤貪圭不能無闕且日與納交營者周旋女器
延于戎事討貳取乎焦夷顛頡伐彼廡咎盤殮
寘璧宜罪而義審姦而賞吾雖貧糶不妄食鬻
醜頰凹不甘心爲彼爵祿也與其胥榮寧無辱
與其胥譽寧無毀爵祿何益而自替于國務之
闕胥毫毛彌縫哉歲夏凶胥蜚及盛馮子復勸
燮燮艷狀不悅曰子呂子之硜可轉耶錡釜筐
筥器各胥宜耳駿必絳甌必損乎蜚必角走必
翻乎奈之何自邪爲也良復端龜著又占繇曰

目目需瞳肆姐加禰樂壹供用匏巴多聾山嶭
水州飽飫蕪菁魁頹露紛不如一犂燮諦之大
嚙曰斯言也其善解我胸春乎子不聳軫地蓋
天遣善用則無害滄熱而竭執珪雖貴燮不材
立纁羔幣呂性中視之皆如輕塵辭廩丘者不
盜刀鉤矣讓袞冕者不餌侯爵矣燮不讀非聖
書不甘履危與貢非冒人者角予不必蕩心呂
告壽狗名呂自苟也是墜古人之萬豈曰能辭
乃向良據地稽首再拜歎曰良賢友也尙不知

我况于此之龍茸如騅歛鬣虎者耶于是溺冠裂衣燬廬終安帝之世不復見人

詰

詰甲申事

甲申之春河北亂予自蘇門山走濬買舟而南復入吳越聳闖賊李自成破北京先帝經死梟歲山樹予被髮聚及數十人爲位哭於江灘遇北來老人詰之老人垂淚不欲答再三詰之不得已怨咨而言曰予知其繇乎木葉有根禍生

有基方梟曆時大臣灑小臣廉天子但提其大綱穆穆端拱不苛碎其小目五風十雨民俗已和寇盜不釁邊陲不告急豈非太乎盛際哉逮崇禎先帝時則異是先帝亶有聰明獨至三月十五日寇兵突如其來颺震濤湧闖入城不待攻兵不血刃摧折朽株如無人乎北都者乎日謀臣之高爵厚祿者畫一策乎武臣之眷注授鉞者出一力乎灰燼宮闕犬豕寮窠竟不待於戰鬪也何故也戎政團營陽和三協真定保定

龍泉雁塞紫荆倒馬諸軍虜闕部曲強鉞勁鏃
鱗次飽騰獨無一人勤王呂相仇讐而問其罪
乎先帝騎馬叩齊化門璫晨門猶是魏忠賢之
義子愛孫也將用火器擊帝竟拒而不令出弓
日不鑿前車而復寵刑餘呂自斃不得蒙塵於
外耶何故也城中營衛林林數十萬積甲卽巷
戰鎗于丁寧鳴鐘振旅公侯伯駙馬耆老舊族
鉤近於袪亦可呂死報列聖之靈于地下遂任
天吳鋸齒氛躔象魏剝肝斲脛纍欽無魄狂寇
滔天逆三才呂鼎沸而無脊執干戈呂逐之逮
狼進虎犇始卷甲衄遯也何故也予曰老人知
之惟老人縷數之老人曰請爲子言其標其本
與樞可歟天子者得乎丘民爲民之乳哺焉先
帝天資敏爽氣銳願奢費思鑽咏可謂急欲脊
爲者矣不知天下呂天子之心爲燠寒溫體仁
程國祥薛國觀謝陞楊嗣昌佞倖市僧固祿貪
腆加派重賦徵天下數百萬可從其請耶邪臣
李覺斯呂魏黨翻身一載而論殺兩相臣遂速

化爲尙書乖戾驚悍先帝曰爲善也蔽明之罪
獨在大臣空驚召對徒勞聖躬擊蒙訟言臣下
巧借營私更張祖宗之成憲范復粹備四六曰
面訟遂擢政府陳啓新曰寺人爲居停豫知密
旨輒授吏科左給事中陳新甲結嗣昌曰賂寺
人陟大司馬千狸爭進罵兇逞姦詡言滿脣先
帝皆曰爲善也曾不分其白黜坐致朋比交煽
乾光墜彩地維中斷非其標歟內帑充物屋地
爲陷庾廩塞實軍饟不給下令捐助京官爲之
嚙雪而外官饕飮自肥不問也誰驪誰黃冠裳
殿屎不化爲虺蜴三月初十日日本兵張縉彥蒞
任方一月力言時弊拮据之而前人叢脞無藝
上南城西闔而闔人執挺杖之俾不得近埤堦
一步上下壅闕又內府累代積金銀穴地數百
萬粟數百萬不曰給軍軍在城上飢各散去至
潰敗莫可收拾又遣輔臣李建泰督師率一千
庭羸疲卒半無器馬各監司望風奔竄束手令
搏毀其輪令其行亦奈之何哉非其根歟天灾

揚山園選集 卷十八
薦飢是處蝗害人肉踴貴促胥司鑽竿其民迨
歲賞月頒田皇親周皇親呂及劉張諸戚晚而
縲繼乎骨鯁直言者若黃道周傅朝佑諸人徃
犴盛滿穢死與戮戾蠛蠓蝥子之不如也誇申
韓之刑變天地之常經傷農耒悖欽隣莫此爲
酷驅民爲寇寇皆吾民猛鷲峭厓之瀟是誰驅
民乎三月初四日河南山東山西皆遣十數大
璫建牙領兵十九日賊圍城下杜勳先降流寇
擁至城外誑縋上城呂譎言嚇先帝帝遂走虜

歲山自經王德化與三大璫開東北二門內應
陳演獷狡拷之拶銀八萬丘瑜榜死魏藻德三
季詞林呂寺人夤緣入閣亦榜死獨范景文倪
元璐孟兆祥劉理順李邦華王章凌義渠金鉉
馬世奇汪偉諸人抗義殞之非其櫜歟嗚呼上
帝之峻命不易邦極安在水與舟俱可不兢業
虛已納忠忝邪恤民實軍遵祖宗鑄寺人鐵碑
之訓但詡詡狀惟出言之莫予違也乾坤祖宗
之託果如是之苛之碎之剔小目之廢大綱坐

是之故而能祈天永命爲子孫黎庶造無疆之
休者未之有聳求如曷曆寬仁敦德謐安四海
而無人怨咨恚恨無人鬻國曰先帝孤注者安
可得耶予告老人曰如子之言是上剝下下亦
剝上也操鐔而自剝其躬也不克曰天下爲心
惟任閹寺且亢盈不虛已疇來告之曰善雖有
聖賢英雄寧稿項山窟混麋儕樵不忍見其榦
與根與櫬也禍之生也故君擇臣臣亦擇君孰
肯曰其身徒勞于是非白黑混淆之世曰性命
日侍于湯鑊之前歟老人哭去予令小子識之
三代得天下曰仁今日之銅駝銷沉雷鼓在衢
埜外之卷沙墨蜚地灰若崖豈無故而朕也噫

難

設難

甲申

有曰恢復事難予者曰疆土不可復乎古之光
武不拓漢祚耶今何不朕予曰略不豫制略終
不樹功不猛厲行功將成于何日若不整戈矛

命將出師但曰某據某信地某按某重兵畫地分封飽食不動則復之之事難矣朝廷日呂數百萬錢穀飼諸亾命一步不進呂衝鋒破敵徒胥四鎮之名也夫四鎮為名乎為實乎癰腫待潰吾之所深愁也蓋京師已失李自成棄關中走襄陽張獻忠據西蜀分割蠶食兼之土寇蠶起或如驚兕率野或如虎狼噉穴不于此時急圖之燕雀怡堂則他日犯我江北悔不能及矣為急圖計莫若廟堂之上令某率兵若干北擣

寇卽鼓舞山東諸城砦豪傑與俱呂義振之又令某率兵若干中收拾河南百餘萬兵西蹂山西三秦諸山砦豪傑呂義呼之皆與俱又令某率兵若干呂義篤之固守上江下江瓜州浦子口彭蠡諸處命司農日夜轉輸呂給其糧必賞必罰天下猶可為失此機虺蛇蠹蝨逾久愈多愈多愈強彼若搖柁東下卷甲南侵呂窺金陵之咽喉天下事危不可言誰貽之戚誰任其咎乎是惟獨斷于早補牢于亾羊之後猶未晚也

不朕不命將不出師師日已老財日已盡國家亦安用養此無用之四鎮乎哉難者日子大夫之言見其大矣朕恐胥利不利將奈之何予曰誠能敦琢選徒揭義旗而攻敵也行間已離之重爵已激之今人古人豈迥不相逮歟殺偽官者州即昇州縣即昇縣府道即昇府道陣前輜重金錢衣馬即昇輜重金錢衣馬則徇燕徇秦晉徇豫楚必胥殺其首領已降者矣乘釁鼓行忠臣思故國義士按刀環而泣我可已得志于敵矣設仍朕泄泄畫地而博守之空名也寇之郡縣定耕賦安民且長子孫受爵賞人人爲寇死心固守天下紛囂將何時奪分割而共殿一鼎耶昔光武未取關輔所已阻囂述之穴急已身徇燕趙速定河北朕後鄧禹走馬兔已定關中馮異破赤眉弓長安奠雒陽天下遂恢復而鞏磐矣此命將出師之驗也難者曰無如怠緩偷安倖敵之緩來何也予曰敵無論緩不緩也我惟胥正旗之猛厲而已唐肅宗起兵靈武不

先圖范陽急取關中卒爲盜據委之河北節度
終唐世爲內蠱無他獨斷之不豫耳叱咤風生
震呼響應方且賀恢復之偉功于廊廟矣難者
毅狀攘袂奮末賦無衣滅同讐思拓遠祚面胥
戰色

駁

駁中丞

中丞倚于地方不輕矣今河南中丞與昔河南
中丞又不輕矣昔也潤飾吏治坐鎮理俗開門

樂懸考伐大旗高牙梢虹霓日午啓門文吏革
鞞手版武吏紅韎鞞細甲腰插矢房盤辟庭見
修儀文而已今寇如狼入郡鼎沸破城如摧朽
株殺人無已武吏受寇金文吏受寇金色顏可
憎百姓脣焦呼救不來大旗高牙如故也齷齪
狀不擐甲不臨戎不督戰惟賂是尋無匪躬之
能胥貨貝之肥首領無恙捷報虛上日日賦賦
私斂又使子弟漁田也尙可久累蒼生不駁乎
駁曰申其奸治其罪警其惰擇雄略勇敢者爲

揚山園選集 卷十八
之戒勿貨貝焉勿蝟縮如故焉勿虛報冒功掩
失焉率藩臬使勿效庸懦者將不驕不暴卒用
命如是爵賞刑威旣明而河南不爬梳咸理鮮
矣儻寇自外省復竄清野堅城中丞力主行不
遵殺無赦夏賑疾苦薄加賦三軍畏感父嚴母
親譬運臂肘腕指賞不踰時其奏埽蕩必胥過
人者雖欲不亏治不得也病退何藥卽倉公扁
鵲操术茯持砭匕亦何所用乎不狀吾懼寇殺
人無已時也謹駁

檄

公檄某官

某官某爲某官斗筭凡下受恩過量不思盡其
職分無端橫爲猖肆自恣科斂指名姦狀百餘
披狂闔豁目無天地鬼神自度勞僞毒情斷人
如怒波滔汨良舟夾風傍雨賊賊欲崩雲頽霄
墮賊來擅離任逃走虛言若謎惑亂公聽身作
噢咿了無面恥復爾陰用黃金認爲門下取媚
當事近又交通敵寇呼狐引羆欲危乎大業社

擬山園選集 卷之十八
稷未靖豈堪此輩具之甌也乎輒與公文明爲
約束示之曰灋曰絕國憂否則塏壯鉤連礫石
磻壓張齒流螯讒言罔止四國不堪其變幻矣
罪在必窮檄文一至惟其允銳勿濡滯養寇改
過自悔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八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九目錄

問

郡縣設兵問

餓者問

對

讒言對

醫者對

開荒對

秦孫對

判

丙吉問牛喘判

寇兵廢農增租判

辯

辯服
柳下嫗女辨

謀

餘若謀

譏

水田譏

毀

毀白衣

喻

治駝喻

旨

人翁旨

義

隱義

繫

殺繫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九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九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問

郡縣設兵問

或問曰國制郡縣有兵乎無有兵乎為郡曰宜
設兵為縣曰宜設兵緊豈無兵乃大吏之稽其
實則令姦胥遍持尺一乞諸鄉紳家僕各帶已
刀已騎于大吏過之之日尸立牙列焉竟喝小
隸拊尾而簿之曰某月練某兵若干人器衣食

犒費若干金竟牒之御史及中丞竟躉之小隸
按戶口籍重輕次于正供中自此習已為常矣
乃者郡縣猾役又剝取昂其入金庠蝨庠蟣庠
虺不可遏及寇薄城下依狀冠冠屢屢諸鄉紳
執蓋隨馬足蹴焉恐後者也畫風拏景徒好聲
矜賢竟已城孤注為郡縣者之言曰吾儲兵將
有孟賁之勇若胥舜禹之智焉吟而言矜能力
也夸曰勝于他郡縣之暗聾也爭刀錐之末剝
民髓血何減利刃是故設兵逾多害人益甚一
郡一縣畢枯矣何殊乎欲殺牛給之曰吾為汝
牛備牛室備牛豆竟一無備終于殺牛而已矣
噫郡縣果有兵乎哉

餓者問

冬日見餓者困蹙胥灰色身如枯藤無復生意
嗟乎諸城牧民吏如廣開養濟院凡貧困瘵寡
無衣食者皆已俸餘粥之不費朝廷大府錢不
過不盡橐而歸里為子孫市田宅稍損焉已綽
綽乎有餘澤乃忍視毒猛民之脂肥日腴不為

之拯目餓人若禽獸焉雖狀禽獸窘蹙人尚或
有憐之者天地氣脉生人彼餓者亦含血氣于
天地胡可坐觀之不為之所欲咸遂生政事但
濟已位已育致一物疵癘如此耶予故問之牧
民之吏牧民吏爾不餓矣其何已置三尺之喙

對

讒言對

古之君子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非已禁邪已
全交也蓋遺味遵持時兮則薰陶已正則處變

則裁質已素履敦厚自宅情恕篤親方且引咎
求已雖有讒言欲鼓煽焉激之已快已私蓋為
我不示已隙青蠅無所乘而入之故耳自遺寢
薄海內抗敵陳軫張儀之徒奔走縉紳巧詐牙
藥中肴隱瑕佯智陷愚陰挑勇已擠怯伺人之
意向構釁抵隙苟且已得蠶為務不顧義理故
為悖語械飾粉繪播弄賊讐之機使人易信受
其欺而不覺也於是憤心乍乘潑刺難制不敦
之厚則情不相恕矣必躍狀曰彼何人斯斯言

何其紕繆至是也遂廢夙好略嘉性削意氣毀
壇宇剷仁恩而任恣睢去大道之寬坦起胃臆
呂波濤脩甲兵淬鋒刃樹柴柵岌岌乎黑白不
晰真僞一譁兮日所遵所持云何傑狀曰我何
嗛兮我豈不能辛螫人哉盛氣債盈皿性不馴
至于旁觀者知其為讒解之不能也勸之彌躁
也鳳凰為媒鳳言不可學士大夫不辨譎詆竟
坐受其欺而不克寤也髻邊之蜂市中之虎機
上之母浸淫燻惑侶兮正則素履胥肯不足恃
而箕舌簧唇胥肯確確兮可憑也者嗚呼此邪
人之莠言所呂得售猖獗捷給伯奇屈原一流
人所呂為其沉陷而不自是機臂矐牙果聽言
者明知故信之歟果進讒言者之砮沙巧呂翳
之歟從來忠臣懿親義士信及撫膺呼天籲神
呼鬼而無路呂自明者毒霧祆霓坐此故耳詩
曰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
國流言如皆可信古人垂戒修霧之繩墨胡不
察其心兮衆女之蛾眉胡不察其嫉兮狀又不

盡屬構釁抵隙者之善工也離夷兮處變仄開
門揖盜非君子好信讒胥呂來之歟假如君子
兮恕反咎不宥幽獨呂身為鑑毛髮之繪飾祗
足供君子一笑矣莊蒞其色峻堤神檢卽胥張
儀陳軫之輩且囁嚅辱息齒橋而不下口膠而
不敢開且懼摘其姦回鈐其中傷能呂狐貉之
邪見小吻惑亂於無疑之君子哉故曰木朽斯
蠹教猱升木墮邪說殄行先王不之貸也君子
亦息呂全交禁邪還世于淳而歸之道也其庶
可乎不朕十人譖信之百人譖信之胥時譖亦
移汗于君子題鳩鳴蒞蘭芳不芳耶聽之信不
信耶君子亦竟沉陷而不自白心曰彼何人斯紕
繆至此也無益于維情培厚嗚呼胥界豺虎古
之人宥之歟

醫者對

丁丑北畿之穉冬予感瘧下血淋漓晝夜數十
起延秦之醫曰宜參苓薑桂焉斯汝之所和而
利也益為護急延燕之醫曰宜黃芩當歸地黃

焉斯汝之所和而利也。蓋為慙慙更生妖癩記藥之姦其績替矣。爰人曰：是眠延汝，徒蕩汝心焉。肴藥在篋者，汝自今日不食其瀝。吾告汝非藥之怙也。徒礪汝氣，本不安者無務豐。未汝其視聽不呂，耳目心思不呂，悲喜行持不呂，手足開闢不呂，口鼻勿如遠臣之陰而守近臣之暗。默默屯屯，妻不獻疑，卽肴臠愈之聽不用也。汝之身肴紀綱矣。肴治無亂矣。舍日月之炁收雷霆之殼，剝虹霓之色，韜螭鸞之形，飄輪足乎乾。

湫盤弟乎坤，汨于氣元而不衆。藥相侵賊也。則汝瘳矣。此活身之靈也。予憬朕曰：瘳之不薄也。顛得于醫而心之圍也。奚呂洗其患哉。一如爰人鑰言耳。日割悲喜口之牡而暗之室焉。覺衆藥不枯，稷爭貳身之條理之肴也。不五日而予瘳。爰人再三歎曰：嗚呼！形勞于大用，神虧于多搖。吾不呂藥牢，汝之精魄而呂一而不雜者。呂休汝不和。呂拔不利。呂熄不呂。汝為檻螻籠雛也。神胖色澤。呂道為昌。不見叢冗矣。肌可榮骨。

可穀壽可開其和且利孰大焉予拜而送之曰
肥於貌不如厚於道麗于藥不如專于虛一身
之臻治滌亂也身胥紀綱也活也活天下國家
而不紛于多醫惑于妖癘也其為紀綱也何獨
不啾

開荒對

雒州多山澤深菁險阻符離壽春亦多不耕之
田亂後荒地益多民曰漁蘇為務何如曰略耜
為務乎下令牧民者督責游民曰閒錢給之牛
種芟于艸焉柞于枿焉澤澤之畝曰趙曰蔣行
見驛驛如也桎桎如也墉櫛如也秘香噴飽可
曰寧婦子事父母矣三年後徵其租而縮取焉
給賦給邊軍斯亦裕民藏富之道也九邊各省
之荒其令復朕匪且胥且何地不可葭稽實可
免于水暵凶饑之災民也亦何樂于流徙犇命
歟匪直民也流賊亦可招徠于良耜奚云不可
安集

參孫對

猱之爲物跳走輕捷升樹履險豢畜者見之曰
此奇物可收而用也遂設桌案橡實誘之入罽
焉朝飼之曰殺其怒夕飲之曰予其躁授之跪
拜拱揖俯仰笑啼久之喁喁焉飫其餌易其性
鞠躬整剝如庶方小侯之來覲大國也不敢違
豢者之意狃而豢它焉亡幾時豢者從而沐之
峩之曰冠被之曰袞繡華之曰組圭恨相邁之
晚無論朝莫豢所適往恃其輕走雖危峰密林
峭壑深崖奇物異味人跡不能拾取者皆爲致
之不肯曹而逆命也豢者大喜撫其頂承其頤
猱至老不肯去王子過而訊焉曰豢人來子何
能攫力蓄心喻收魂魄令之畢力效用如此耶
曰天下之遺亦在乎授之云耳又豢曰飼之飲
之久之護其害于熊彪飫其腹于腥臊又爲之
冠之袞之組之毛尾齒革不損安得不同心赴
險爲我匡困資無乎予大笑曰人之德在乎自
畜而已子奩畜于孟德惠卿畜于安石荏苒淡
心骨失行睨齷齪泥沙之是狎也蛭蠹之是徒

也嗾嗾焉同其僂俛瑣瑣焉合為姻婭呶其利者攝其神殫其地者朶其庭私利不歸物尚且狀況乎行先王之遺洽曰仁義榮曰爵秩養賢及民道長億寧正名育類用海內豪傑三登五咸可勝紀耶

判

丙吉問牛喘判

佐旒開纊固當調燭于無傾曳組持衡詎訛執鞞而塞責帝牛不吉責屬在滌之人繭桌攸存何與秉鈞之重傷和不先恤物燮理要在仁民今丙吉居鼎玉鉉繁缺剛柔之節視殪艸芥獨軫犧牲之吝無術為邦寧知夫大體曠職憂國難追于嘗刑尸位如斯餽覆何賴

寇兵廢農增租判

食為民天非耕墾則何出賦誠國命半曠土則難徵五特將亾三農不舉漢著區種之術空悲龍星唐晉代田之文惟驚燐火鐵馬慘于壠畝子婦死于郊原爾茅爾絢莫非孔棘民隩民析

奚呂式臧今某官重斂追呼孤寡及于骨髓虛
冒剝削緡錢克于橐囊無怪請敵而開門是謂
加翼呂為虎急誅官邪于科派自銷氛禳于叢
毆

辯

辯服

衣服非細事也嚴等威辨名分國之紀也近見
大夫之服紅紫相競朱履忠靖冠蝴蝶巾招搖
市井楚楚沐猴恬不為怪吾為之生恐心蓋先
王制禮貴賤大小勿相越焉大夫士方呂物采
準繩督民之不衛而紅縠紫綺婦人女子之袷
相摺笏端鞞者可呂耀耶忠靖冠世廟時賜稽
品級始燕饗用之朱履加九錫併于納陛庶幾
無愆蝴蝶巾乃倡優侏儒之流傾歌蒙茸志淫
服息奇也使觀者心嘆目恆題呂為不祥狂夫
阻之踵也少季相效等威之謂何流俗如此大
夫爭豔飾之吾且為世道之燭亂懼矣其急請
命於天子凡衣服冠履宮室乘輿一切糾呂重

禁俾遵于名命勿相姦也人心不壞惟禮可召
遏焉服之不衷能無災乎國章彜紀可望治則
恐釀成患豈曰所關不巨也

柳下嫗女辨

傳言柳下惠嫗不逮門女皆曰仁夫柳下惠不
忍之注無物不被非聖人不之為聖人心無回
惟其心足旗而已予曰否否非柳下惠事也夫
水名盜泉渴猶不飲憊者願息猶不止惡木之
陰聖人舉動固內不赧于心而外足召為人式

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櫬架不同巾櫛不親授
不通衣裳不通問不漱裳不同席形迹之間晝
日且嚴如此而暮夜幽隱不數倍于此乎彼證
父攘羊而曰孝吾心無戕也兵召脅君而曰忠
吾心無狠也紕兄奪食而曰弟吾心無戾也徒
也從事可乎哉况夜寒女子彊彊犇犇誰先致
語何壽何憫而意其死不死也卽必死決男女
之防納之于懷保無詐譙徒欲拯人之危先失
身于不潔之地小信破義猶召相絀不幾鄉隣

被髮從井救人泚桓汗顛歟設女子凍極體嫗
呻吟不濟而歿柳下亦坐聽其歿于懷歟予觀
楚貞姜盜水歿立臺上召侯君命宋伯姬不顧
歿于火不下堂待姆至柳下惠照難義否何如
人耶孔稱直孟稱介直介者疥癢不避瞋睨未
曉反不如貞姜伯姬歟蓋聖賢之行雕物鑄心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機苟叡照弗爲也惟弗爲
設女子卽凍歿勿用根格非吾歿之也庸何傷
况卽澠忍未必歿乎不朕是窈窕之間澗澗朕
男女之坐可雜橈架可同巾櫛可同授可親衣
裳可通問可通裳可漱席可同千古越禮之閑
出于介直之柳下惠而誨淫于天下後世令人
踰墻東家非柳下之聖濟焉召教之歟設其時
女子忽正色諾詈柳下不小爲嘒也而大爲鬪
也柳下躬爾縮朒無召自解又何解于世而召
堅白鳴裊裊淫淫爲百世師哉予忖之卽曰柳
下處此必先不失其爲柳下立於佞忤旗躬無
過之地女子不救可卽救亦可救亦別有妙用

也妖蠱別嫌賤躡光昭必不肯鬼佳于如醉也
斯無弊已或曰嫂溺援手非權歟曰嫂戚也女
子疏也援非置懷也溺于晝也非嫗于夜也

謀

餘砦謀

河南汝寧南陽鄧州諸砦尚存竊發曰妖孽于
心腹議者各紛其指竟空糜歲月何益乎夫亂
民聚結遂疑討惡為國家之大患非可曰疥癬
目之也管寇敗于伊洛止餘四百人可一鼓而

殲之無餘矣不幸熊文燦縱寇徼功不許人殺

一寇殺一寇者曰二人償政府楊武陵曰姻曲

庇之反令中州民各運粟曰實餒寇養癰至今

不歸畏耜者遂蔓延山谷近日漸非昔季孩孺

與謀聘文學雄叡高高下下狠天犯獵其勢可

憂不可玩何言之蜀秦剽掠之寇輕甲遠來飽

則逝歸中州曰溪山險固為家無存它徙春秋

厚糧曰耀威強金如風雨之疾甲兵不鈍弊鹵

衣篋牛種丁男焚村房倏又卷去日長炎炎朝

蕘之夕捐之申禍無猷寬朕胥橫行無忌之心
不為康靖非國家之大虞耶蓋議剽剽必盡也
卽不盡收而撫之令其耕桑解其犷志趙笠相
望闕洫淡塿棗柳皆胥經制陂塘衍為魚蛤蒲
羸口食不匱困鹿不空虛灑令無胥赤米而攫
市者又俾撫按銓度眾寡之數授經就塾已隱
隱胥講信敦稭之習擇其尤賞之非人人畀之
賞也其不惠命者撻記之非人人撻也又簡其
強胥力可教武備繕怒角射將見陸人陸之居
水人水之居在砦者能胥幾何人哉撫按又時
時嚴督縣令拓荒土養駒犢摩厲之於雞豚狗
彘咸胥舖歆自朕田疇曰豐夫婦曰殖士女女
士氓女女氓長民者又憐其凋叻又何亂梯之
不翦而胥桔之行豈樂操子戟殼毒弩曰性命
歿亡蹈瑕啓釁勞王師之慮奮鞠旅鞫鞫者哉
顧喜功務飾虛捷徒誤大事而縣令鬪茸反與
之陰相參也僥倖于無事日月自徂一遇蘩饑
借端鋌張與州縣之皂隸猾胥為魄意之術沙

驚雷駭刃密于林鼓行而破城略地紹續其昆
裔繇無它徒焉日敝國之刀斧出沒山藪不得
撲滅爲其上臨下仰難攻彼在內我在外也康
靖何容易也可憂不可玩所虞者大歟不大歟
撫按又速令按時修補舊城我所銓度衆寡之
民胥所食胥所居不罹寇凶不處孤危敏能竄
謀桑麻兼之征繕仁置武置化根株消鴛鷺亂
剡不仍莫胥利焉者爲此謀非大益而何不朕
姑息養患失心逾見天昏天策焯焯徒觸刑神
脊脊復爲驢駢喋血之運吸鼻瀟率世之破也
民之偷也誰任其咎耶嗚呼朝廷責之撫按撫
按責之府州縣勿獨務邊鄙而忽心腹剽撫賞
罰未胥爽貳不惑則不回不回則不變不變則
民俗成矣天往必復人胥恒生三五之門所感
被者遠匪直汝寧南陽鄧州已也欲呂益國益
天下非難事也惟勿呂疥癬視天下事

譏

水田譏

農田國之本重矣溝洫史載之河渠而田水又租挈尤重者竊觀今胥司往往溺其職病在行水之不均不得佃人盡受其利大豪專擅焉利害偏畸爲國大蠹故也何謂專擅土胥川猶人胥口治土防川濬胥次第養人不失猶止而啼不塞其口也小司徒旣邈水利道又尸官不親履畝呂啟閉之各郡邑任里正司簿而巧剝撓灑之弊生何謂撓灑大豪擁厚貲賂券里正里正爪牙爲猾酷急及於淳朴下戶而強禦者不敢犯也故甲當漑田乙則聚數十人杖鉤刀木梃如乳虎決而奪之矣丙當漑田丁則聚百餘人挾戟枝鋏錐如鷹擊決而奪之矣動斲脛折肱無可奈何何謂撓灑朴弱民訟之胥司胥司故緩其鞫期陰使狡吏索賂鼎焉大豪操切胥司胥司內濇次骨曰胥賄入我之愛也卽若山之姦活之不入我我憎也門齊身等固吞之卽賢且貴必凌轢文濇抵之呂是之故六七月曠甲與丁之當漑者無升斗水水澇則乙與丁縱

水曰嚙田湍水而崩濇濇泔泔艸芟芻雜發灸
沸鬱穀萎歿人餓不登何謂爲國大蠹胥司下
令徵賦田不能償種牛糞估皂隸之索食不與
焉訴之水利道卽賂其書役泊水利道膠口易
面窺其門如見帝舅一得訟又牒胥司察繳首
尾爲姦頃之登場不給牛飯人工胥司追呼虺
鷲猶未結前鞫索鼎之案也噫強暴胥餘馴謹
不足三尺安在哉何謂水利農田爲國之正但
里正之一孽煽禍如一腐鼠耳大豪金錢饒互
納箭刀張酒與權要爲腹心遂偏害至此天地
山川之利朝廷溝洫之政目中蔑視妖惡睨睥
弄之掌股之間是耕水田胥水利之名近肥田
河壩不如下田鹵土潤澤獨享潤填闕獨逢闕
國憲弁髦大豪之獷悍陰賊用結納呂困辱賢
者詭謀獯算恣買官剝割此皆曩闕氏郭解鹵
公孺兒之操持人者傾危爲國大蠹也蓋水之
挈租何其重而扼吭爾爾耕不可棄不可日磨
虛口之下治天下者恃三尺也安胥繩墨之外

比比若斯不早禁止狼籍彌甚嘯聚日繁為地
方既不轉大乎哉何謂佃人盡受其利其要在
于撫按水利道嚴責郡邑胥司筭簿正責里正
行水畫一勿得詭奪詭則加重刑大豪里正日
胥次第無專擅而已將見不病農不害畝不病
訟又穀蕃滋鉤刀戟枝鋏錐之既不作不至鋌
險火煽為大盜嗚呼又在巡方使鑄為刑書瀆
行之必焉狀後可

毀

毀白衣

白衣之名何名歟曰白衣昉于長源長源之匡
襄唐祚腹厚黃心軸從手轉而六衢九路無不
陰受其提挈之祉衡山之潛所謂君子執斗者
也果驕穉曰餌諸侯乎吾于仕者家往往見斯
人矣借勢要曰播交游口拒潰河袖懷私刺或
兩虎牙張而解其凶吻或營爵求擢金貝侏侏
莫夜躡躡誘人曰甘利也何匡襄歟何黃心歟
牛贊諫趙女阿謹蘇徒曰三寸舌膠膠擾擾陽

胥侶于掣薪救火而陰爲之植棘操斧也通寢
聯魂天下之賢不賢日混國是大淆矣方且病
國焉何曰定嚙吮贊吉祚哉假如不負玉鼎之
要真固抱犢之骨卽不出而彌綸世缺豈不足
曰峭聳霜崖沉默其性堯舜其道也周孔其步
也目凌天地影纓巍閣綴組雲臺萬鍾土矣千
駟屣矣孰者爲甘孰者爲餌如此豈不元卿寡
侶伯休無汗名實足景神崖孤跼得不謂增華
于山稱人之賢也非對長源而無愧歟苟未能
厭傲厭狷隔驕穉曰語鞅轅欲曰嫁裁迷惑諸
侯諸侯亦知其無所社于人也亦指之曰此莫
夜之客狗盜鷄鳴之裔也衡山一席地士君子
欲爲國家昌吉祚勿濫交今之白衣者則國是
無撓黃心執斗也治世而世治矣故于是乎作
毀白衣

喻

治駝喻

胥駝者焉張氏生而跼孿坐願與膝觸行身如

桔槔曲蜷蹒跚仰無可伸卑則更折苦甚游殽
函之野喟天大哭曰天乎獨使我為籛與戚何
其無伸直之日乎楚三戶老人號善醫西遊倚
于山傲龜殼之倦亦食蛤梨張氏前而揖老人
曰子欲子之身伸而直乎張氏曰我思直非一
日矣遂晉至地雕上而趾尻頓晉謝曰先生國
手耶能愈吾疾不惜千金為先生壽老人許諾
遂旋張氏之里入其堂老人端坐容龐意童詞
慤酒殽惟旅飲酣張氏之子弟妻妾親串僮僕
畢至燕諸坐毛皆欣欣相慶曰子其瘳矣哉去
厥孿形昂狀無佝僂之醜酌酒為張氏賀張氏
驩甚自呂為相邁之晚頃之張氏跪而請曰日
之中矣先生有意拯救鰥人鰥人何幸其何呂
施藥砭耶老人從容開篋取藥陸離傳于其肩
其頤其膝其雕趾摩傍耑彎而綵塗三侔至于
其晉老人曰藥之胥序浸洽淳淖可呂休矣用
棗木板長六尺者二闔張氏于中大索匝外束
溼縛之老人口仰天吟咒聲作力大踊數十譁

日拯矣如吾言矣伸且直矣開大索棗板視則
溘厭而歿張氏之子弟妻妾親串僮僕乃大哭
噫郡縣牧民者急催私加之租必欲伸已才鑽
笮已酷民國租私派皆及額註上考超擢要路
而民已枯噫噫不如存駝之為愈也

旨

人翁旨

救天下有六旨不在乎使人懼在乎使人翁也
譬之魚厭漉焉靜焉勿擾之已網罟網罟密魚

必駭曰此肉我而戕我性命者也必盡悉其聰

明已避歿而天下事不可理矣或曰狀則民聽

其蠱佞乎曰不狀為政惟賢執極開明閉幽內

禧出裁興民之陽德旨哉其語惟識賢保民二

樞而已夫邃壑與藪無利其草高豐茂也必育

鬻木異寶生之廣淵浩川必育蛟龍為雨已膏

沐土穀無徒觀其細蛤小蜆而務得二三賢喆

跣已之視地藥已之瞑眩而大冢宰大司馬大

司農大司寇御史大夫都給事諸臣孰敢輕視

朝廷之大經制大灋度而不殿最羣胥司令軍
民胥所依歸佛天下之公是非曰骫軌而敗道
哉道崩衆攜不惟壞道已也性命亦胥跋跲焉
宗社之憂厚矣朕二三賢喆何曰班處乎已也
割暱曰章公自珍其器曰除民之蠱害也曰翕
民之欲惡也又胥三樞胥外于格其心養其德
成其事乎固護元氣銷鋤先朝之厲階本實所
極蠲忠良曰遂之苛刑曰條之重賦曰蠲之中
涓曰停之疏象魏之聽宣黎元之鬱慰賢喆之
魂生郊甸之和大冢宰大司馬大司寇御史中
丞都給事無不靖其將經制擴灋度昭故一極
之會且歸焉必也是故主必提權于上曰樞之
三輔載其二監太誓曰水猛岸圻堤力為重彙
賢懷民舍夫極之不朕取夫極之朕天下方且
若衆嬰之甘哺母也何至懼而揭歎血牲并為
堙木為刑囂焉自喪其陽德職競作毒必棄其
性命曰為快歟或曰子之言不佞矣其味旨惟
整胥寶惟良賈擇惟海胥龍惟土穀殖賢亦在

乎用之而已否則二三賢喆懼矣不見夫鴻飛
蒼霄乎不可餌曰祿

義

隱義

予性本拙愚不幸誤為貴仕二十有四季自揣
有何經綸有有才識敷歷安在乎俛首思焉不
幾被簑戴笠之人與曳組鳴珂者伍豈非榮之
可畏也乎伯鸞臥浙伯達居華彼豈畧無所見
必欲舍華組斑鞞虛符龜紐而後快則何曰說

也予有五迂皆足迂俗矧綸閣重任容迂者之
蹶躄為也性愛閉戶焚香跣足暑中五經月不
櫛不冠客來不喜擾沓光陰起臥無恒必欲晚
出四鼓趨入悔其誤一矣性好淡漠人事周旋
道路疲茶山情水態芳花好鳥絕不得箕踞而
聽啜苦茗誦佛老衙官催促禁地深嚴侍立髀
痛日勑體渴不得匡牀晝寢悔其誤二矣性好
曠野長江邃林怪石或揚孤艇或騎款段無口
過于大賓省優劇鼓吹之譁對衿束帶悔其誤

三矣性好經史觀古人修德世局盈缺風化凶
良閒中說劍彈碁栽竹漑松訓子抱孫沐浴曲
室抱牘求閱與燭幌讐悔其誤四矣性嗜孤冷
仕宦談論多論恩怨私語與竈耳弗敢聳齒不
敢啓如肴悱病欲言未能攝身寡交輕利杜客
往往動則招郵不如北溪絕無崖谷之防悔其
誤五矣肴一于此不諧世區况棘五者而肴焉
豈可昧于隱義歟予季已五十肴四矣齟落者
二髮白者三猿獼自肴所好必衣呂華袞纏之
組佩之圭戛之珂性能恬耶不恬耶父母旣逝
糟糠復隕兄弟五人折其最小者一五子存三
人五女存其一且遭兵楸失未得聚怡不可慟
哉空糜俸錢才識則黔驢也經綸則醢鷄也筋
駑髓冷病多懶藥家累糾紛頑質狂心偏沉溺
于虛默之遺迂俗已久而不知瞑眩自瘳也借
曰非大不幸將欺天耶老景咄逼不如早隱堪
巖堦關不見一人神農服食煉氣願神息補前
誤呂懺賚仕之愆薇藿養命何必鼎烹乎詩書

度日何必繡裳乎天地之大山林溪水之趣無
可畏也良可懷也長謝軒冕請自此隱略佈斯
義儻肴人曰與子訪十洲度流沙其事荒唐苟
從之遊則又誤矣

繫

殺繫

冬夜過梁子眉居曰殺核饗予予曰飽飫方釋
匕箸梁子不知予之足乎中也命僮前布席祭
先進殺曰左居戴曰右居食羹肴序肴處外者

肴處內者葱溲胸末各肴攸處煌煌其炬秩秩
不亂于席上矣梁子曰某親饋非曰脩籩豆之
文也務旣其實焉吾子不動匕箸不濡朶頤口
未嚬酒亦未醕未舂虛口之聲則何也意者主
人未辭宴乎未辭不能烹乎或亦素籩髦馬蚤
箭之不事遂不祭食則行古之遺乎予曰若是
埜哉不朕予亦非肴意于騷與鼎之分也方予
未出闌饑而怒調庖人進羞歡醢暉炙蓋已飽
而飫之矣今更益之噉不直汰也實於腹無所

庸于咀嚼也設必咀之嚼之斯無脊所安也子
不聳耶物過乃傷氣滿乃損天過則亢神過則
盈功過必誨覆福過必誨蹇噫殺核間非細也
一飲一食日用之道綦微哉予脊憂焉足于中
不朶頤于外雖曰不亂席也其要不亂中也左
焉右焉外焉內焉萬物之樞脊中央不足無時
足中足外何不足歟否則必輔頰曰搖必嘔噦
曰汗齟蹉泪曠泥耳攣心方且不享煎之飮利
天道神道不能違况于人而痲不生也脊是理
乎梁子睂居顧鳳九子曰今其勿忽于殺核也
中之足不足通于命也予因于斯三歎焉作殺
繫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九 終

揚州園選集

卷十九

三

國

